

經部

尚書講義卷四

宋 史浩 撰

臯陶謨

曰若稽古臯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臯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兹禹拜昌言曰俞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

色孔壬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臯陶曰寛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温簡而亷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

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臯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臯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粤若稽古臯陶史謂臯陶有君人之大德可以考信故稱稽古也以其無位故不著稱號而直敘其德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也說者乃曰此臯陶之言竊謂不然若以是為臯陶之言則放勳欽明文思重華協

于帝濬哲文明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豈亦皆堯舜禹之言乎以是知其為敘臯陶之德也允迪者允蹈也允蹈其德非空言也是故能以嘉謨明其弼諧之道可以取信也揚雄論絶德曰舜以孝禹以功臯陶以謨是言臯陶獨能以謨顯於當時而垂之萬世也臯陶矢厥謨於帝堯之朝帝舜又申之而此獨載禹之荅問何哉蓋方臯陶陳謨禹實在其列也然臯陶未言而禹先曰俞如何者禹素信服臯陶故於未

言之前精神相感已得之目擊不待諄諄也第問其如何耳如何者所以發臯陶之謨也苟不在君前答問不足謂之謨矣臯陶未聞禹之言遽曰都者美禹之能問也臯陶之學大學之道也故其所言首於慎厥身修而修身本於思永思者正心誠意永者不息則久也蓋以修身本於正心誠意故能行遠也禹贊臯陶邁種德者修身以正心誠意為本如木之有根植根之固而能久於其道也自思永而推之則修身

而可以齊家矣故曰厚叙九族家齊則可以治國平天下矣故曰庶明勵翼言衆庶明吾修道之教勉而勵翼也翼者中也如鳥之有翼所以輔中也故舜贊皋陶曰民協于中而皋陶亦以謂邇可遠在兹謂陟遐必自邇也葢自正心誠意而至於治國平天下斯民皆協于中皋陶邁種德之功其要又在於思永也禹聞其言而拜以皋陶闡揚大學明德之要故也皋陶曰都者美其領解也故直指其明明德於天下之

所在曰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者歎其難也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禹之言也至是乃曰惟帝其難之則知人安民之説禹已領其意矣故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國寧有不治天下有不平乎帝堯所以不慮乎四凶使與臯夔稷契並列於朝而不害其為治國平天下者知夫明德之所在故不慮乎小人間之也至舜則不敢容矣此帝堯所以為難能也四凶敘其三禹

為親諱也皋陶復美其言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者九德人之行未易知也其所以知之取人言也人言其有德則當載采采者載之行事考察其功而采用也孔子所謂爾所不知人其舍諸知人之方也禹曰何者覬聞九德之目也夫民心罔中惟爾之中皋陶㢸教能使民協于中以奉揚聖君執中之道於此可見矣當是時民心皆丕變而協于中矣故其德無偏寬者必栗柔者必立愿者必恭治者必敬

順者必毅直者必温簡者必廉剛者必實彊者必義使九者一有所偏則非中矣安可謂之常德乎厥德匪常則動罔不凶矣彰厥有常是取其恊于中也吾能用之則吉矣此知人之要訣也日宣三德夙夜浚治而明行之則可以有家矣身修而家齊也進而至於日嚴祗敬六德信用而有邦矣家齊而國治也翕受敷施九德咸用俊乂在官則能收知人之效矣百僚師師尊賢也百工惟時使能也孟子曰尊賢使能

俊傑在位所以發明臯陶俊乂在官之旨也撫于五辰五行之度不亂天之所助者順也庶績其凝凝成也結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國治而天下平矣此明明德於天下之明效大驗也臯陶之學可謂知所本矣宜乎稱其爲嘉謨也撫于五辰庶績其凝天人之際和同無間可謂太平之極矣臯陶於此懼其志驕意滿而瀕於殆也於是而致戒焉無教逸欲不興逸欲之教上既率以無逸勤則不匱矣上既率以無欲下

皆家給矣兢兢業業震懼自保修己以敬也一日二日萬幾幾者動之微一日二日其來有萬可使頃刻不治乎君既惟日不足庶官豈敢曠職乎其曰天工言所用之官不以私皆合於天理而能代天理物者也所以歸之天者皆順自然而無私心也天敘自然之敘所謂君臣父子夫婦朋友長幼也以其為經常之道故曰五典勑此以教天下是謂五惇天秩自然之秩所謂吉凶軍賓嘉也以其當天下之理故曰五

禮由我以行是謂有庸惇也庸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也天命自然之賞王侯卿大夫士之服所以章有德也天討自然之刑墨劓剕宫大辟之等所以警有罪也章也用也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也德禮以待君子故有同寅協恭和衷之應政刑以防小人故有政事懋哉懋哉之應君人之道至是盡矣臯陶猶以為未也又直言天寄聰明於民之耳目寄威怒於民之背叛使人君上則恐懼以畏天下則憂勤以畏民達

于上下敬哉有土言有土者不可不于此致敬也臯陶自以為吾言惠可底行禹復曰用汝之言底可績不徒可行必有功也臯陶曰予未有知若曰吾無所知識謙詞也思曰贊贊襄哉者襄成也但思日日贊成吾君明明德於天下而已竊嘗謂禹謨益稷君臣之間皆有褒頌歸美之詞獨臯陶謨一篇其始以正心誠意種明德之根本其中以知人安民彰明德之功用其末以恐懼修省保明德之欽崇迄無一言見於褒美頌揚者蓋如

是然後可以為嘉謨也禹亦有謨而舜申其成功禹之功不專在謨故也然則立言以為天下後世人臣之楷模者莫臯陶若也揚雄曰謨合臯陶之謂嘉信哉

益稷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臯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

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伏生以益稷合於臯陶謨似亦有理葢味其辭意則未竟也臯陶方退託於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而帝呼禹曰汝亦昌言是喜臯陶之謨而使禹亦言之也亦者連上文言也禹聞帝命則拜謂帝曰臯陶所言至矣盡矣予何言哉臯陶欲其必言也故驚嘆而問焉曰如何如何者所以發禹之言也禹曰洪水滔天微茫無際也浩浩懷山襄陵丘陵且不見況得平土

乎下民昏瞀墊溺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三過其門而不入之時也是故水行乘舟陸行乘車泥乘輴山乘樏隨山高下刋木以積薪為隄防也當是時益烈山澤而焚之得禽獸以進於斯民補其乏食益之功大矣及水之將平決九川以距四海九州各有川導之至於海四海者東南西北之水各隨其地勢而導之此禹行其所無事也濬畎澮距川解者曰凡一耦之伐廣尺深尺為畎百里之内廣二尋深二仞

為澮濬畎澮距川川者大川也朙其水亦至于海也此禹盡力乎溝洫也海内漸得平土於是稷降播種以進於民其曰艱食草木之根也鮮食魚鼈也民既得取艱食鮮食而商旅有塗可行又使之懋遷有無以其所有易其所無也化者不腐敗居者有儲蓄烝民乃粒則饑饉之患去稷之功大矣是禹以萬邦作乂之功歸之益稷也禹既歸功於益稷益稷初無言也而以名篇者彰禹推賢遜能之德也

臯陶曰俞師汝昌言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臯陶曰俞信如其言也然帝實欲師汝昌言令汝言益稷之功固美矣而帝之所以覬聞於汝者汝未嘗言也禹於是乃言曰都帝謹乃在位夫舜以大德得位而禹猶欲其謹乃在位則位之難保可知矣舜視棄天下如敝屣兢兢業業夫豈以位為樂哉其曰俞

者敬領其昌言也禹又以無安厥位惟危欲安汝止以盡其保位之道大學所謂人君止於仁君苟能仁斯安厥位然而仁豈外求而得哉在吾心爾凡人之心生無不直惟幾惟康可以弼直不然是罔之生也是故聖人惟幾也戒謹於微而弗著惟康也戒謹於安而弗危輔之翼之吾之直心於是乎在淵乎其靜皎乎其明故能止其所也此帝王治心之要大學所謂正心誠意之旨也禹之昌言可謂破的矣心旣直

矣以吾之心合天下之心天下之期待於我者莫不丕應矣是人子之也人子之則天子之矣天子之則申明用休所謂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也此禹之昌言徑指人心明白如此舜安得而不師之乎禹既以正心之要專責於舜舜方嘆曰吁為天下豈不在君臣相得何獨在我乎於是臣鄰之助股肱耳目之喻方發於口矣禹非不知此理也顧其君方有意師其昌言不得不端本澄源而責效於其君之心也説者乃

曰其弼直者其弼臣直也禹方相舜其陳昌言豈敢自媒以謂欲保厥位須我乃濟乎竊意不矜不伐者不肯為也此語在稷契輩言之猶可若禹自贊則慎乃在位之語是脅其君以自售也即此而論非言弼臣明矣不然舜安有嗟吁之言而復于禹乎其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臣者大臣鄰者小臣蓋言必得小大之臣咸懷忠良然後天人皆予以致時雍之治予一人豈能自致哉此舜因禹昌言而發也

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

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

禹曰俞者誠如舜語須君臣一德乃能致治也舜於是有股肱耳目之喻夫人之有體非股肱何以運動非耳目何以聽察無此則塊然一物耳誠何用哉左右有民者肱之用宣力四方者股之用以左右故言翼以宣力故言為至於觀象作服皆法古人繫辭曰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知舜之觀象有自來

矣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繪而為衣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六者以絺繡而為裳則黄帝堯舜之衣裳蓋亦有所本也故曰古人之象此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所以為目之用也故曰汝明太蔟姑洗㽔賔夷則無射黄鍾六者謂之六律宫商角徵羽五者謂之五聲金石絲竹匏土草木八者謂之八音聲音之道與政通作之可以知治忽治者治世之音忽者亂世之音也治忽在民五

言方言也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非音律不可也周官大行人屬象胥者諭言語協辭命也屬瞽史者諭書名聽聲音也夫如是然後五方之言可以出納也出者宣吾命納者采其言言語既通吾之治忽所以必可知也此出納五言所以為耳之用也故曰汝聽夫一人之身而具股肱耳目豈不謂之全人乎舜舉此以詔禹示其必不可無也責之可謂切矣予或有違汝當弼我汝無面從退有

後言欽四鄰此專責禹也葢四鄰者左右前後之臣非禹正色率下則左右前後之臣安能罔匪正人乎高宗命傅說納誨以輔德而必曰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正乃辟說能旁招俊乂列於庶位高宗葢得此意也然則舜之所以責臣哉鄰哉之意可見矣四鄰之正在禹率之爾其庶頑讒說不能克正者舜無憤嫉之心一待之以君子長者之道是故不忍置之刑而使得與於射也侯者立的以明其善惡撻者扑也

射之有扑所以示衆當其射也司徒搢扑司射釋弓去扑以釋算蓋非謂施鞭箠也侯者明其正鵠撻者記其筭數書者識其中否其實欲其並生愧恥遷善而遠罪也工以納言瞽史採其言颺之以觀其所以言苟順而無向之讒說則知其能改過所謂格也格則薦之用之否則簡不率教收其威也此舜欲教養作成臣下之大略也非待之以君子長者之道能若是乎禹於此窺見舜之心寛容廣大無一臣之或遺

故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者言舜德光明丕冒天下如帝堯所謂光宅也蓋四海萬里若以力周安能徧覆惟以一性之光明可以含容燭照至於海隅蒼生萬邦黎獻莫不共為帝臣惟帝時舉則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矣蓋禹聞舜所以待遇臣鄰之道委曲周盡是故發是言也至是欲帝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寵之誰敢不遜敢不敬應帝當不時敷同也敷者誕敷同者調一欲舜無時而不敷同此道也如此則君之

所以馭臣至矣盡矣在位之人孰不懷忠以報上乎

日奏罔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皐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日奏罔功無若丹朱傲蓋言舜之時獨難化者若曰

日聞其無狀無如丹朱也禹取是以為戒所謂不善人善人之資也傲而虐是慘酷也頟頟失法度無晝夜為之猶無水以行舟其能濟乎朋淫于家朋非止一人若紂之酒池肉林也天下之謳歌訟獄所以不之丹朱而之舜用自絕于世也禹能懲創其失娶于塗山涉辛壬癸甲四日而去家至于有子而弗子所謂克儉于家也惟荒度土功荒大也大其規晝以晝治水之道所謂克勤于邦也既反丹朱之傲所謂不

自潃假也故能輔成五服至于五千里皆得平土而居九州肇為十二州州各有師師者置牧也五服之外邉方下國置長而已莫不各迪有功惟苗弗率禹以謂不可以法治而可以德服此欲舜誕敷文德以來之昌言之要也舜曰天下所以允蹈我德既藉汝有平水土之功使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又有臯陶明刑以服猾夏之蠻夷姦宄之寇賊德刑並用禹之功惟敘臯陶之功祗敘何患苗之不丕敘耶使舜

不知二臣功德之大安肯以此復其昌言乎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賔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熈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

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后夔言作樂之成皐陶載賡歌之美非皐陶自言也
禹據二人之言以表大治之告備也葢益稷一篇皆
禹昌言前敘益稷之功後述皐陶之績此禹推賢遜
能之本心欲帝念功而云也夫戛擊鳴球球玉磬也
合止搏拊琴瑟皆作升歌在上幽而祖考明而羣后
罔不降順丹朱難化亦且賔服而在位此堂上之樂
所以動化之效也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間作鳥

獸蹌蹌和鳴也鳳凰來儀和應也擊石拊石磬也飛者走者遊於造化亭毒中踴躍翔舞以呈瑞此堂下之樂所以動化之效也然極於擊石拊石者石為八音之首于卦為乾其聲清徹必待磬聲諧合而樂遂以成此所以堂上必鳴球堂下必擊石也詩曰鼗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此之謂也方樂初作羣后德遜虞賔在位而已及樂既成庶尹至于允諧雖丹朱之不肖亦為善良矣季札觀樂獨於韶

簡則曰德至矣哉如天之無不幬如地之無不載雖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孔子在齊聞之亦至于忘味想其當時廣大悉備仁風和氣充塞乎範圍之內無一人一物不得其所也舜治至此宜少自逸樂而作歌自警勑天之命惟時惟幾時者一日無曠幾者每事防微一人之身元首不動而股肱之運以熙萬事此其序也皋陶領其意以謂君率於上臣下作而行之故曰率作也憲舊章也屢省審諦也於此致欽

則事無有不興者矣夫君逸臣勞萬古不易之論元首之明則能知人股肱之良則雲龍風虎自然相符庶事安得而不康若元首不明則自聖而輕臣下自用而眠諂諛細事必親徒爾叢脞而大事不舉失其機會股肱在位充員苟禄無所建明萬事安得而不隳臯陶之戒可謂不阿人主矣帝拜曰俞者非拜臯陶之歌也禹之昌言至是方畢拜而受之也竊嘗論天生聖賢非為一時蓋亦欲垂法於萬世為君臣之

軌範觀盖稷一篇可以知人君下下之仁聽納之懿人臣歸美報上之忠推賢遜能之實莫不兩盡焉盖不如是不足爲禹臯陶之謨也嗚呼盛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講義卷五至八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　臺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録舉人臣秦　榻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講義卷五

宋 史浩 撰

夏書

禹别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禹治水於堯之朝叙其功勲列其貢賦為一代之大典不載之舜典之次而史係之夏書者禹所製故也

九州之疆理昔先帝王立其城郭保其人民必取一方之鎮髙山大川以為依據方其大浸稽天城郭人

民已化為魚鼈之淵民之避害必即一方之高山以為橧巢營窟望洋向若但見九州之高山浮於水上企而視之若島嶼然雖謂之九洲亦可也禹能隨山刊木乘舟乘車乘輴乘樏排決其水或注之江或入於海然後人得平土九州不復混然無別此疆爾界自此而分是故兩河之間必為兾州東南據濟西北距河必為兖州東北據海西南距岱必為青州東海北岱南及於淮必為徐州北至淮南距海必為揚州

北距荆山南及衡山之陽必為荆州西南荆山北距河水必為豫州東距華山之陽西至黒水必為梁州東距西河西距黒水必為雍州疆理既定後世雖有作者不能易矣故曰别九州也九州之地人既可以桑麻衣食懋遷有無而寳貨之産草木之珍以漸而出禹因著其品目條章以為事上之資不責以所無不拘其定額使民安之而無非所從出之怨故曰任土作貢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其實什一也則

其無定額可知而又載龍子之言曰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因知後世貢賦之物不𨚫其地之所產或昔有而今無或昔多而今寡一立定式永不可免故曰莫不善於貢蓋失大禹之本制故也

禹貢

禹貢一篇非為任土作貢而為是書也蓋因洪水既平禹貢玄圭于堯歸美而告厥成功爾若謂任土作貢而曰禹貢紀書者當曰任土賦貢作禹貢矣不曰

作禹貢者則知隨山濬川任土作貢是紀山川用力先後之次序土地所産貢賦之名物皆聚此書也其實禹貢是因進此書及玄圭以告成功故以是名篇也或者難曰禹錫玄圭堯實錫禹以賞其功審如是說不知告成功者其堯耶其禹耶若曰堯錫當曰錫禹玄圭賞厥成功可也是知告成功者禹也錫玄圭者亦禹也無疑矣以書考之天之畀曰錫天乃錫禹洪範九疇是也君之賜曰錫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

璜是也臣之貢亦曰錫師錫帝曰九江納錫大龜是

也孰謂禹錫非禹貢耶

禹敷土隨山刋木奠髙山大川

昔者鯀陻洪水以其隄防不固水之奔放侵齧防一

隤則鄰國為壑水何由平善治水者得水之性順而

就下必積土取薪作為捍防以導其去路鯀則陻之

宜乎績用弗成也禹之治水先備土木將以立隄防

也敷開也敷土刋木得其先務矣或謂刋木所以闢

路方水未作亦有人民豈無塗路水退依然如故何待處處隨山而刋木耶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者皆曰神禹將有事於明必先致力于幽禱于山川鬼神也奠髙山大川得其先務矣或謂奠者定也至是髙山大川皆定矣融結之始山川具在何待禹定耶後世河決瓠子天子至親屈萬乘負薪卒塞則視禹先事而敷土刋木為如何沈白馬於河以祭則視禹先事而奠髙山大川為如何禹之治水所以異於人者備先具也嘗

謂箕子所論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而禹能得之謂必有高世之見度越其父及觀禹行水之先初無巧妙敷土刋木奠高山大川而已葢天下萬事只同一理理之順者為吉逆之則凶鯀逆水之性是故無往而不逆禹能順水之性是故無往而不順也順則九疇之錫彞倫之敘由是而之焉傳曰通於一而萬事畢此之謂也茍於此一事不得其道則知五行之汨陳彞倫之不敘斷無疑矣又何必事事物物嘗試而

得之乎天監不遠舉念即知又況九載績用弗成者耶葢水性趨下行于地中隄防不先一失其性奔放泛濫何所不有順其就下之性使之弗畔而東入於海此禹之治水也故昔人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葢於治水能順其理而行則知金木水火土皆不失其性推之九疇無所處而不當矣嗚呼盛哉

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惟彼陶唐有此冀方冀實堯都也禹盡力溝洫而不先帝都非知急務者蓋將以成萬世永頼之功而不使其君安于巖廊之上豈愛君之志哉夫治水當尋其源梁雍在冀上而禹必自冀始先吾君也按地理志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既載壺口是壺口已為平陸然治梁及岐梁岐實雍地上流也壺口既浚則可以決上流之壅矣原之大者曰太原後世因以為郡名

今晉陽是也太岳在太原之南泌流而導之也覃懷河内地底績功亦就也漳水横截故曰衡漳白壤土色無雜膏腴也天作地藏可以為帝王之都矣厥賦上上錯者錯雜也賦為上上而無貢其曰錯者貢亦在内所以優畿内也厥田中中五等也白壤沃壤也而田惟中中不多取也恒衛二水既從故道大陸之地斯可興作島夷化外而猶得衣其羽皮以表水平而異類亦得樂其生也州之境内舟楫所由必通道

以達於帝都冀州東西南三面皆大河其北則有滹沱嘔夷涞易之水皆東入於海碣石之山實在海濵舟行此水欲至帝都必由此山之南泝河流而西上而碣石在其右故曰夾右也常謂堯既都冀天下仰之為京師故率土之濵皆知歸嚮望雲就日葵藿一心慕義趨風梯航萬里孰不奔走於闕庭之下碣石冀地畿内也然猶紀其水陸之所經從則夫八州安得不具敘其趨朝入貢之道路乎此禹欲天下以尊

君親上之大義也

濟河惟兖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漯達於河

兖州之地周迴皆河濟故不引山同言也濟之為水其流至細而得在四瀆之祀者以其經營中國而終與江河淮同會于海也兖當河之下流而九河又兖

之下流水當下流汗漫澎湃無以泄其怒故疏九河以導之又其下為逆河逆者迎也迎其水以殺其怒使之趨下而入于海也九河既道是大水已盡傾下始得見雷夏之澤雷夏有澤以瀦其水則漸露平陸而灉沮二水見焉二水會同由地中行於是桑土既蠶則禹降丘宅土平治之功亦勤矣以降丘宅土之勤則知禹於兖最為用力厥土黑墳沈淤之地也厥草惟繇繇長也草生於水得水故特長也厥木惟

條久在波浸土之所産無大木也厥田六等厥賦正
者田既中下賦亦適相當也作十有三載者禹於此
州治水已四載矣始定其賦之同中下也厥貢厥篚
皆出於蠶土宜桑也按史記禹疏二渠以引河水北
載之高地注云其一則漯川是也蓋兗州所道或由
濟水或由漯水皆可入河而至冀浮者謂能通利舟
楫也
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畧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浮于汶達于濟

自兗而之青順治也青州今山東東北據海遼東在焉西南距岱萊夷在焉嵎夷者暘谷也日所出處其地極東今水既平嵎夷亦在封畧之内濰淄二水得其故道矣萊亦夷也其地為陸庶草繁廡可以放牧也厥土雖白而墳墳起也近海多斥鹵土鹹不可種植而猶田為第三賦為第四以其土白而墳猶有冀州

白壤之膏脈焉厥貢厥篚非上所賦臣下所以供上者也故取其一方奇物以為獻非上所欲得也有其名物未必皆取也惟絺綌枲衣服所資鹽與海錯膳羞所用漆泊檿絲琴瑟所取至於鉛松則器用藥物或待其供若夫怪石非上所欲以其温潤如玉俗以為美不忍不貢亦芹暄之意也青州水道自汶入濟泝濟西上至滎澤入河而至冀達于濟則達于河可知矣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濵浮磬淮夷蠙珠曁魚厥篚玄纖縞浮于淮泗達于河

東至海北至岱南至淮是為徐州之境淮之原出於豫至揚徐始大汎濫為患尤在於徐故於徐言之沂出泰山縣艾山南入于泗至徐而始大乂治也二水既乂徐方始平而蒙羽二山向無樵牧者始可以種

作矣徐之澤名大野大野既豬水有所歸則東原底平厥土赤埴墳埴土之細膩可以埏為器者草木漸包進而叢生也厥田三等厥賦五等厥貢惟土五色五色土或曰可以備錫諸侯也羽谷有雉其文五采可以備車旂之用孤桐生於嶧山必生於山之陽其枝榦輕空故可取以為琴瑟之材也石沈物也而泗濵之石謂之浮磬蓋石出於水面其狀若浮其聲越可取以為磬也淮夷近屬之夷寳貨所出蠙介物也

珠生焉魚鱗物也枕生焉非獨此也來獻其琛玉亦在焉厥篚玄纖縞玄繒白縞皆輕細若蟬翼鮫綃之類也以是知淮夷寳貨所出焉或謂淮夷為二水恐不然也泗水南入於淮北通菏澤與濟水通則可以達于河而至冀書言自泗入河蓋略其辭也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

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北據淮南距海為揚州揚子一江出于章貢奔而入于京口自岷嶓以來水之入于江者凡九故至于敷淺原而經京口乃入海也章貢之水至于彭蠡既已豬而為澤復會岷嶓二江之水以為三江也陽鳥雁也隨陽往來故曰陽鳥方水汎濫無所歸宿彭蠡既豬則得所居矣然彭蠡所會止有岷江而曰三江何

也葢嶓冡之江過三澨至於大别南已入于江矣至是不得不謂之三江也而曰震澤底定者揚在中國南近東也震為東方之卦而厥土塗泥總揚之地謂之震澤宜矣或者取太湖之震澤以為據謂一江出義興一江出毗陵一江出吳縣以是為三既已誤矣惟此三江東方之細流何足為禹道不知太湖之震澤乃後世取禹貢震澤而以名具區之澤也豈可據是以解經乎東方謂之震澤若西南謂之坤維是也惟

灝岷嶓三江既入乎海則東方澤國可以桑麻稻粱故曰震澤底定也西北之氣嚴凝東南之氣溫厚溫厚之氣浮於陽故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而篠簜既敷敷者開舒也厥草之華多妍媚而馨烈夭者艷也大塊噫氣其名為風鼓舞發揚其陽氣也然而地不滿東南濵海也於卦為巽風之所聚多颶風焉是無作作則大木斯拔惟其挺然獨秀者真喬木也故有取焉厥土塗泥沮洳也厥田九等厥賦七等而上厥

貢惟金三品金銀銅也瑤琨玉之次篠簜竹之纖齒為象齒革為犀皮羽為翠羽毛為髦牛木為沈檀之屬也陽氣發越凡木皆鄰也島夷化外能以百卉之皮紡績為絲而衣焉厥篚織貝朝霞白氎古貝之屬也其包而致遠惟橘與柚實西北之所貴也蓋踰淮則無是物矣然錫亦貢也納亦貢也錫貢納錫每兼言者決非常貢之物故重其事也揚州水道必松江入海自海復入淮沂流而入泗遂至菏澤達於河而

至冀按左氏傳吳城邗溝通江淮即今淮南漕渠禹時未有故須縈紆而得達河也

荆及衡陽惟荆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荆楚地也衡在楚之南衡嶽之南無大山故曰衡陽

岷山嶓冢二江未合是為江漢江漢距海不知其幾而曰朝宗于海者海在東也二水之赴雖千萬里必朝于海也蓋其濫觴之初其勢已東如臣下之朝于君雖道阻且遠此心不得而遏也九江孔殷孔甚也殷盛也言荆適在九江之盛處也或以為烏江蜯江烏白江嘉靡江畎江源江廩江隄江菌江是為九江此皆細流也不足為功按左傳曰江漢沮漳楚之望也又唐志曰江南道其大川湘灨沅澧而灨兼章貢

二江是為九江九江東會于彭蠡合為一江至潯陽而九江盡矣故經曰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敷淺原在潯陽之境故至今人指潯陽謂之九江也沱潛二水既導則荆州為平土然梁州亦有沱潛或曰源於梁州而委于荆州是未詳也沱潛既平宜乎雲夢之澤作乂也雲夢跨江兩岸其廣九百里雖不如賦者之誇然既曰雲土是雲夢皆有土矣要亦非卑隘之澤也厥土塗泥不異揚厥田八等厥賦三等厥貢羽毛

齒革惟金三品亦與揚同言之先後不必辨也杶榦栝柏木之美礪砥砮丹石之英惟箘簵楛皆弓矢之材非不良也而有名可貢者菁茅是也蓋菁葅豆實而茅可縮酒此為王祭所重故有名焉其曰三邦必荆之三國産是物也昔齊伐楚責楚貢之不入不言羽毛齒革金石竹木而曰包茅不入王祭不供其意若曰有名者尚且不貢則無名者可知矣是知所重者祭祀厥有名者惟菁茅也既包又匭則其貴重可

知矣厥篚玄纁二色合而為絳也璣不圓之珠以是飾組也九江之湄黿鼉龜龍之窟而納貢獨以龜云者以其為天子之寶也解者曰龜之大者長尺有二今荆楚之間或有之其大不止於尺二也荆州之境亦江流所經但山川田遠不可循揚州入都之道故舟浮江沱潛漢入豫州境乃導陸逾山復浮洛水而至南河以達冀也

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導菏澤被

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

南距荆山北極河南之南是為豫州伊水出弘農盧氏縣瀍水出河南穀城縣澗水出弘農新安縣三水俱入洛是以得其故道而自此入河也滎水泛濫但見其波今既豬蓄而為澤矣然後導菏澤被孟豬是菏澤既導而孟豬亦蒙其利也豫之賦貢可定矣厥土惟壤無砂礫也下土墳壚墳起而黒亦沃衍也田惟

四等賦非一色而猶在二等足以知其肥磽也厥貢之物漆可以備器用枲也絺也紵也麻苧葛三物之絲也可以備衣服矣厥篚纖纊縣之細者磬錯用以錯玉也詩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此之謂也然錫亦貢也錫貢兼言所以重其事亦不常貢也或謂待錫命然後貢非也春秋譏天王求金求車杜其漸也後世猶有伐大宛以求馬諷其臣以獻鷹者禹為萬世立法豈肯作俑而使人主有求于諸侯之國即是以知

其不然也豫州去兾最近故浮洛即達于南河而至兾矣

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貍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華山之南有梁州梁與雍西鄰黑水梁鄰黑水之南雍鄰黑水之北岷山嶓冢之水實在梁地一出蜀郡

西徼外一出隴西郡山西二水既泄而下流則二山可以種藝而其下有沱潛二水沱出岷江而潛出嶓冢蔡蒙二山又在岷嶓之下沱潛既導則梁州水患平矣旅於蔡蒙之山而告和夷之底績也厥土青黎青黎淤壤宜物者也厥田七等厥賦雜出八等九等是田賦共為三錯也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璆玉也磬石也銀白金也惟是三物必礲必錯故取砮鐵鏤三物同貢也熊羆狐狸織皮者四獸之皮其毛可以緝

而為毯故曰織皮梁州之大川曰江曰漢皆東入于海其取帝都之道最為隔絶故或因桓而來或浮潛而下皆會于沔沔漢上也自沔入渭必遵陸逾山始能至焉爾雅云正絶流曰亂堯都兾之平陽與渭汭東西適相直既出渭即逕絶河而東不復沿流故曰亂也

黒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

野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賦
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㑹于
渭汭織皮崐崘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黒水在雍之西南雍實天下最髙處以形言之地之
脊也上有平原廣野可以為國邑而水則必隨山之
東西南北以導之故曰隨山濬川也自雍以西水當
西導自雍以東水當東流雍既西據黒水東距河河
必東流山自雍起起而東走于海水亦隨山而行此

昔人有三條四列之說至于弱水在雍之西禹亦不能使之東地勢然也故曰弱水既西既西云者本自西流故也涇水至渭屬于渭水之涯漆沮二水從之而與灃水同入于渭既入于渭則水勢已平矣荊山非荊州之山雍王之山也其地在馮翊懷德縣岐山在美陽縣二山相近既旅者告祭水功之成也終南惇物鳥鼠三山之原隰皆底績至于豬野陂而蓄之水功全矣三危四裔之地也竄三苗于三危意者

雍州之外羈縻之國也至于丕敘亦得平土生息而大定也厥土黄而無雜厥田得土之正色所以為一等厥賦六等厥貢惟球琳琅玕皆玉之美者雍之境内有山緜亘南北險絶難逾故水道所達蓋有二焉一則自積石浮舟順河之流自北而南至龍門西河一則浮渭而東入于河蓋渭之入河適在龍門之下故曰會于渭汭也以九州所敘言之當繫之西戎即敘之後今先載此未之詳也雍州之水至灃而水功

畢矣故詩美豐邑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是也織皮崑崙析支渠搜四者皆雍西諸戎即敘者皆已得平土而居也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導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禹别九州之山不言其首尾葢方欲使一州之疆里不越故不包舉也及境界既定乃言隨山之功欲使天下皆知其山緜亘聯屬不止一州自首至尾初無間斷間有隱伏不見其一氣所鍾脈絡相貫如人之骨節然也梁雍天下之脊地最髙處也自梁雍以東實為中國諸山東奔各有脈絡然皆自梁雍發也以梁雍為脊則岍雍州山也岍為一支其在雍曰岍曰岐曰荆山其在冀曰壺口曰雷首曰太岳曰常山壺

口之旁别出一山曰底柱曰析城曰王屋曰太行而
合于常山焉至于碣石碣石海濵之山河至此而入
海故也西傾亦雍州山也西傾為一支其在雍曰西
傾曰朱圉曰鳥鼠曰太華其在豫曰熊耳曰外方曰
桐柏曰陪尾陪尾淮濵之山淮由此而達于海故也
嶓冢梁州山也嶓冢為一支漢之原也其在梁曰嶓
冢在荆曰荆山曰内方曰大别大别漢濵之山漢至
此而入江故也岷山亦梁州山也岷山為一支江之

源也其在梁曰岷山在荆曰衡山在揚曰敷淺原敷淺原江瀕之山江由此而達于海故也此禹所導之山也導有二義焉隨山曰導者引導也經歴其山也濬川曰導者疏導也排決其水也蓋禹方當浩蕩懐襄之時所見者髙山也其乘車乘舟所至之處也故因敘之欲使帝堯知九州之名山非專為一州主也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黒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

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别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

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禹别九州之川不究其源委止取州境之水言之蓋欲一州之疆理弗越故不包舉也及境界既定乃欽濬川之功欲使天下皆知水之在州境者其來有自而其去有方不止盤紆於一州之地也蓋天以梁雍限中國故其地最高為天下之脊水之出乎梁雍之東者必東注以入于海水之出乎梁雍之西者亦當

西導雖禹不能使之東也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此西域地也水在雍西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故曰弱水既生于西必西導可也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此西南夷地也水在雍之西南幽險若漆不知所出故曰黑水既生西南必南導可也或者曰弱水黑水無用于中國禹故導之使西殊不知雍西乃偏方下土鍾聚惡弱之氣是以二水並生其地也若謂禹故不使之東是不知地理者之言也想夫雍

西非無甘洌清泚之流禹亦安能激之而使東乎所謂行其所無事者能順地勢故也且夫梁雍以東有水必東説者不曰禹以東海為壑而曰以四海為壑者豈非東西南北之水各隨其方而導之乎後世傳西域者謂于闐以西水皆西流入于西海此其證也自梁雍以東水之東走者不一而其大者有七曰河曰漢曰江曰濟曰淮曰渭曰洛其一曰河不知其源或云河出崑崙或云出吐蕃之悶磨黎山未之詳也

禹之導河始於積石積石雍地也河至是而廣矣故經曰浮于積石言其始大也自積石而至龍門龍門禹所鑿也南至于華陰東過冀之底柱孟津大伾洚水大陸然後播為九河同為逆河以入海焉河當下流水盛怒而無以泄故疏九河以殺其勢又為逆河以寛其壅故能順行而入于海也九河自古論之者多矣而了無定説蓋以九河之形不復見故也竊料此地自春秋時已淪沒于海久矣世傳以謂齊桓塞

之其實求其九而不可得故倡為此論至漢韓牧欲
尋九河復其故迹王横難之曰往者天甞連雨東北
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
矣漢去古未遠其説可信信如此言則九河之迹何
自而求之徒為紛紛也且以禹貢碣石實在海垠今
之碣石宛在水中則九河之淪沒有是理也其二曰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梁地也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
澨至于大别南與岷山之江合于荆地同會于彭蠡

謂之北江其三曰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梁地也至荆
而與漢合澧水注之會于彭蠡彭蠡者灝江之下流
章貢二水合一江而出至是始與岷嶓之水會故謂
之三江至揚而同入于海東方震澤始得為平土矣
然而兹言三江今所敘乃岷嶓二江而不及灝者非
禹所導故不言也嶓冢之漢南入于江久矣同與岷
山之江至於彭蠡始與灝合為一江已不可分矣而
又曰東為北江東為中江何哉蓋揚子既為一江以

灝言之則為南江以岷山言之則為中江以嶓冢言之則為北江其實一江也譬如人身五臟之氣各有所主合而會于咽常人知其為一而望氣者知其為五水既合為一江常人知其為一而治水者知其為三此醫之所以為神醫而禹之所以為神禹也然而又曰過九江者豈三江之外復有九江乎夫長江萬里水之奔赴奚止九江禹之所定指其大者言之所謂湘灝沅澧江漢沮漳是也三江實在其數焉其四

曰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之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沇水發源于兾州而書不言所導之自或云出于王屋未之詳也濟在河之北洛在河之南二水適然同湊于河水既輕清浮而在上不與濁流混至其溢也則在上者必濟水也既豬為滎復出陶丘之北而至于菏皆豫地也東北會于兖之汶北東至青之境而入海矣嘗謂通天下一氣氣之輕清者為神氣之重濁者

為物惟水亦然諸水惟濟為輕清波流若神隱顯出沒非地脈所能斷故直與江河淮相為終始而會于海此所以得祀而為四瀆也其五曰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淮水出豫之胎簪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北至桐柏桐柏亦豫地淮至此而大禹始導之逕徐之泗而會沂水以入于海矣其六曰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鳥鼠在西傾之下雍地也灃涇漆沮皆出于雍入

于龍門西河故經曰會于渭汭而入河矣其七曰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熊耳豫地也澗瀍伊皆在豫其入河則在孟津之西經言導河東過洛汭是也嘗謂水之有名唯四瀆而禹之所導乃兼漢渭洛言之想其所施之功力不異四瀆也總而論之漢可附江而渭洛可以附河其備叙之者蓋欲帝堯知天下大川不止于四瀆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

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曁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案此段講義原缺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甘之戰有扈氏之罪不容誅矣王者有征而無戰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戰啓以天子之尊有事于諸侯彼當牽羊肉袒悔罪于馬足車塵以囬天子之怒不知出此而遂至于戰其悖禮拒命之迹著矣啓雖不作誓以威衆扈亦何所逃誅耶扈國扶風而甘其南郊也或曰扈亦禹之族于啓為同姓嗚呼苟畔王命雖管蔡亦當誅況扈其疎族而又獲罪于天者耶

甘誓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天子躬冒矢石六卿皆從不謂之大戰可乎周官士師一曰誓用之軍旅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今觀諸此此法非始于周始于夏也夫以至仁伐至不仁以至義伐至不義勢若雷霆之震萬鈞之壓况已及其郊宜乎賈勇矜能德色誶語見于顔面顧乃咨嗟以告六事之人則王者用兵誠非得已也以不得已之

心而用之茲其所以為行天之罰歟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絶其命

天之生人賦以最靈之性非徒使之生息長養塊然於天地間蓋欲其行天之權以輔化工之不及苟非其人天道廢矣故天之禍人尤亟於逆天者王者於此其可赦耶夫水火金木土運行而不僭者謂之五行天地人循環以為紀者謂之三正此天之所以陰隲下民而人君所以奉若天道之大要也有扈氏獨

威侮怠棄之威侮暴慢也怠棄廢忽也天何望哉昔者鯀陻洪水汩陳而巳未至於威侮五行也身猶殛死羲和尸官廢時亂日而巳未至於怠棄三正也國猶不祀今也有扈氏其罪貫盈天命誅之則勦絶之期能幸而免乎

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王親督戰易所謂在師中吉象曰承天寵也則王用行師豈不為行天罰乎天之命啓使行其罰豈必諄諄然賜弓矢而後征賜鈇鉞而後殺乎亦以有扈氏

自作逆天之孽因而誅之出於無私與天合道爾是故或謂之天討或謂之天吏皆出於無私也三王應天率由此道後之摟諸侯以伐諸侯者私也故為三王之罪人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者又私也故為五霸之罪人至於黷武窮兵不能自戢使無辜生靈肝腦塗地者抑又私也故未免為諸侯之罪人安得以啓之所謂恭行者告之乎其曰恭行奉天而弗逆也竊嘗謂天之惡逆天者甚於人之惡冦讐而其愛奉

天者又甚于人之愛其子今有扈氏既以逆天而致罰則當時天下諸侯朝覲訟獄謳歌者不之益而之啓豈人之所能為哉天也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攻治也王者之兵貴乎先自治也春秋傳記魯及齊戰孟氏之軍孟孺子為左顔羽御邴洩為右季氏之軍冉求為左管周父御樊遲為右此一車之中自有

左右也或者以謂今之左右則不然葢天子親征車徒並起凡言左右者徒也言御者車也鄭伯禦周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周官以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則伍者豈非徒乎杜預以十五乘為大偏九乘為小偏則偏者豈非車乎徒必用人故為翼長者在左右車必用馬故為御者率在中使左不治左右不治右則掎角之勢不成兵刃既接將棄甲曳兵而走矣豈不為辱命乎使御非其馬之正則進退之節

失序所謂右無良馬必敗偏敗衆乃攜矣豈不為辱
命乎兵法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啓於是時
豈有服敵之心哉先為不可勝以俟夫天命而已矣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祭義曰凡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左陽也故
賞由之右陰也故刑由之夏之宗廟社稷禹所建也
啓方臨戎賞罰不違成憲而必歸之祖社則茲行豈
其私哉莊周曰禹攻有扈夫攻有扈者啓也而曰禹

何哉蓋啓仗禹之威以成功則賞罰必由於祖社宜矣閟宫之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此頌魯僖公也而孟子乃曰周公方且膺之誠以僖公之保彼東方周公之餘澤也故以其功歸之是亦莊周不言啓之意也然則孟子所謂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與此書實相表裏至于孥戮則如後世髡鉗之類啓豈有是哉威衆之辭不得不深爾不然何以湯誓亦云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講義卷六

宋 史浩 撰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太康失邦失其民也失其民者不可以為君矣當是時五子怨以為必歸須于洛汭愛兄之道也其如民之弗與何昆同也兄弟之同曰昆揚雄太玄經以昆首擬同人正此義也觀其作歌章雖異指如

出一人則兄弟之同可知矣然五人弟也而謂之子

或曰子者男子之通稱非也方其御母以從稱子所

以尊母也

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

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

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

以作歌

尸主也夏諺曰吾何以休又曰吾何以助夏之民覬其君之逸豫如此至太康以逸豫主位遂至於失邦何也蓋何以守位曰仁太康無徳以堪之所謂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是故其滅徳也既不可比於先王觀其忘反也又不可以為諸侯度無惑乎黎民之攜貳也夫遊畋以時使民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無疾首蹙頞之告可也至于十旬之久皇皇無所赴愬民心從可知矣后羿何能為哉因民之弗忍敢距于

河然不曰民叛而曰弗忍有以見大禹之德涵濡漸
漬入人之深雖後嗣不賢無卹我之心而猶弗忍叛
也洛之南曰表洛之北曰汭五子之為弟内奉其母
以徯其兄初無怨戾之辭詆其兄而傷其母之懷顧
乃上述先祖之戒自怨自責若已有過以求媚于民
庶幾民之悔禍以歸其兄使夏之宗廟社稷不淪胥
于后羿之手也卒之仲康之肇位繼以少康之中興
夏祀延茂垂數百年想其一時永言發于誠實故能

上動高穹而格先祖下風四海而感斯民斯民聞之遠思萬世永賴之功近起是宜為君之嘆故其推戴之心有加而無已也嗚呼孰謂五子之歌之為怨詞也哉

其一曰皇祖有訓

此章首述祖訓不曰先祖而曰皇祖解者曰皇大也君也或曰皇以道言其實皆尊大之義也五子者啓之子而禹之孫其言祖訓則禹之所為也說者因禹

不傳于賢而傳於子乃謂大道既隠各子其子今觀其家所寶之訓初無他説一於為民則知當時禹固不私於啓也民與之而天與之爾當呱呱之泣已有弗子之心孰謂既長而以天下私之耶

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君之有邦履萬乗之尊據崇髙之勢疑無事於民也然非衆則罔與守所謂邦者亦虛器爾果可不以民為本耶是故木之植本盛則末茂民之歸本固則邦

寧必然之理也禹唯知此故能以為可近而親之以為不可下而尊之親之則彼亦親我若父母尊之則彼亦尊我如天帝其本之固雖無繩約而不可解邦欲不寧得乎夫垂訓後人而首及于此可謂知所本矣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

治天下之具莫大於賞刑喜有爵祿怒有斧鉞然而不能以勝匹夫匹婦之愚何哉蓋天聰明自我民聰

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得其心和可格於造化咈其欲變且至於乖離當是時雖有賞刑何所用之謂之一能勝予非禹欺後世也雖然自下者人高之自後者人先之後世子孫果能遵此以視其民民愛之而不忍去是以不勝勝之實治天下之要術也

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怨不可積怨固不在形之話言見之顏色深積于中不可測度一旦土崩之勢瓦解之形芽蘖於眹兆雖

有神禹且不能救此禹所以勤勤言之不能自已也後世子孫茍能及其不見而圖之使無滋蔓之難無噬臍之悔則天下可得而治矣

予臨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凡言予者禹之自謂也方其託於兆民之上戰戰兢兢若以朽索而馭六馬前有蹶逸之慮而後有顛覆之虞其可一日安乎茍操是心以涖天下則無所不用其敬矣禹既詳言民之可畏而其歸結在乎無所

不用其敬則所以訓其子孫者可謂切至矣昔仲弓問仁夫子教以使民如承大祭敬也然則治天下而知敬民仁人之為也後世有能如此皆足以為治於天下豈惟夏之子孫可寳其訓乎仁人之言其利溥哉禹之謂也

其二曰訓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禹之垂訓如良醫之著書既示之以衛生之術又戒

之以致疾之由其所以遺後世者可謂詳且盡矣故前章所引終始保民之説且曰為人上者奈何不敬此示以衛生之術者然也今其二章復列荒淫之目且曰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此戒以致疾之由者然也雖荒淫之事上古人君所無禹既不得之於前聞又不得之於親見安能逆知後世之必有是耶亦猶良醫之治病當康平無事之日論其調養之乖宜知其疾疢之必至當時有似不經後日無不合轍又豈待

人人切脈觀色而後得之耶惜乎此訓止為姒氏家傳之寶不得見其全書於後世也傳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為人之先身自為善則其子孫耳之所受目之所擊皆可以入道苟其不然雖日撻而求之不可得矣禹為此訓初非載之空言觀其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色荒無有也禽獸逃匿驅蛇龍而放之菹禽荒無有也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甘酒嗜音峻宇彫牆亦無有也兹不謂

之身教乎以此而教子孫子孫猶有盤於遊畋十旬而弗反者況夫後世失諸侯於烽燧成風俗於田獵沈湎冐色莫田牧野之千夫蜂房水渦僅足楚人之一炬又何以為訓耶宜乎其亡可立而待太康之失失在禽荒所謂有一于此也難乎免於世矣五人者上以大禹為龜鑑下以太康為前車儻使保民斷無是事民其有不相與戴之為君以續夏之祀乎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

昔者帝堯封國於唐曰陶唐氏先儒或謂陶與唐為二國未之詳也然禹之子孫方陳夏訓而有及乎陶唐何哉按地志堯都平陽禹都亦平陽平陽冀地也雖時有彼此之異而地無遷徙之殊今曰有此冀方者其意若曰禹之天下即堯之天下禹之都邑即堯之都邑雖太康一時失道然所以承襲者其來久矣后羿殊不念此遽有拒奪之心今或以此而風天下豈無仗順而起為吾君討賊者乎然而無有此所以

怨也由是以論五子之怨非怨其凡也傷時無仗順者而悼其社稷邦邑之無所恃也

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厥中舜亦以命禹然則自陶唐而下聖聖相繼此道未嘗失也太康失之而至於天下皇皇大綱小紀紊亂不經其不滅亡何待觀詩有六義一曰風風風也所以風天下也使其當時怨詈並興聲后羿之罪以激天下之心天

下之心未必能動而其母子或中后羿之竒禍矣是故優柔其辭使天下聞之而不忍叛味之而不敢忘五子之怨其藏深矣聖人於此能無取乎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

天子撫萬邦不明何以在上惟明明后故能照臨四方也立道以為經曰典明理以為法曰則周之六典八則取此義也然總而言之所謂典刑是矣今五子稱述乃祖以謂禹雖逺矣尚有典刑以遺子孫子孫

不克肖嗣輔弼之臣獨可以申其祖德使之悔艾以保其位然而無有此所以怨也後世有君如成湯厥後太甲亦嘗顛覆其典刑矣其臣伊尹能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必待其處仁遷義從而歸之今以太康而論太甲則荒墜猶愈於顛覆當時后羿苟有伊尹之志則烈祖成德所謂明明我祖萬邦之君固不俟五子言之而為太康者安知不能處仁遷義若太甲之復歸于亳乎由是以論五子之怨非怨其兄也傷

時無輔弼之臣而懼其兄終不免於后羿之禍也

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絶祀

古者有五權以百二十斤為石三十斤為鈞關者合而通之和者調而均之其義皆取同也思厥先祖聲為律身為度左準繩右規矩所以同律度量衡者皆貽法于後世也故以關石和鈞申言典則之實所以示典刑之未泯也惟石與鈞為國重事先王巡狩考制度于四岳後王垂統頒度量而服天下亦此也夫

王府所有森然萬寶何物不列於內而五子乃獨取是二者言之誠堯舜禹之相授受亦必以謹權量為先故舉是以為夏之手澤栝棬奈何後嗣荒墜而弗知省乎方太康之厄於后羿天下豈無思夏之心儻因其思夏之心示之以典則之實安知不為後世復見官儀而喜者乎五子之於家國思所以復其社稷宗祀者蓋無所不用其至彼其精誠之所感格上動於天而下結於民宜乎子孫祀夏配天赫然中興以

成數百年之丕緒也覆絕之患又奚患哉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

一章言其祖之治術也二章言其祖之戒辭也三章言后羿之不可有其地也四章言后羿之不能正其君也至此一章則無所歸咎引而在已可也嗚呼者嗟嘆之辭也詩之序曰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卒章之意言之不足也名篇之義嗟嘆之不足也然則三百篇之法度固已權輿於此矣

聖人取舜禹臯陶之所賡與今五子之所述載之於書以表夫聲詩之作其美刺風戒蓋有所自非苟然也嗚呼曷歸者嘆其留連而忘反也予懷之悲者若瞻望而弗可及也夫兄不友弟不恭初不相及而萬姓乃仇五子而至於無所依有以見太康之失民深也無所依如此而猶不忍歸過于其兄而播昪之惡於萬民乃自怨艾若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者於此又知大禹彞倫攸敘見於家法如此其深且固也

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仁人之于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五子上不怨太康下不怨后羿竊竊然隱咎於已蓋非矯情飾貌從事於虛文也想其當時一言之出由中而不偽是故鬱陶乎其內鬱陶者悲結也而形於面目者又非勉强之所能為是故顏厚而忸怩乎其外忸怩者愧赧也弗慎厥德雖悔可追者非歸怨於太康也責已之不德而追悔之莫及也帝堯之言曰萬

方有罪罪在朕躬又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帝堯以天下之過在已五子以兄之過在已故曰與治同道罔不興又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夫五子以兄之過在已能以堯舜禹湯處心則夏之復興也於兹可卜矣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堯命羲和以時分職實四人也今此總言羲和豈四人者皆沈湎淫泆耶抑時異事異堯則為四人而夏

併為一人耶歷世久遠不可考證以意揆之凡人君欽若昊天建官列職雖或不一然總謂之羲和可也如是則沈湎淫佚者信其為一人而已矣夫時所以定分至日所以成歲月又焉可廢而亂之哉謂時可廢乎則帝堯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於此不能使百工允釐庶績咸熙矣謂日可亂乎則帝舜巡狩協時月正日於此不能同律度量衡以均齊天下矣然則羲和既廢亂之使人君何所據

而為政此其罪所以不可逃也雖然胤侯承王命以出征而序書者不言王命豈胤侯有專征之罪歟是不然凡王者之征有言告衆必曰誓今此不曰誓而曰征明有君也奉辭伐罪胤侯何有於專征乎

胤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后羿之亂太康失邦是真失之也仲康之初更造夫

婦肇有父子慰四海思夏之心當是時已復得天下矣說者乃因春秋傳魏絳伍員之言推原其意謂羿方專政羲和實忠於夏羿怨其背已故使胤侯征之非也方太康見拒於羿城于陽夏仲康嗣位使胤行師也蓋羲和既廢厥職則分至紊其節而歲月失其序人君所以奉若天道由玆而殆天下之治將委靡而不振矣羲和之罪不既大矣乎故復明言胤后承王命徂征所以表仲康之能為君政非專於羿也又

以見胤侯之能承王命征非出於羿也然胤侯諸侯也入輔天子以統六師若所謂為王卿士者而曰后何哉蓋古者諸侯南面皆可以稱后故羿國有窮亦曰后羿何獨於胤后而疑之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

古之王者臨戎告衆之辭皆曰誓胤侯於此不敢稱誓者以奉君之辭也奉君之辭故曰謨訓謨者謀之有定訓者事之有序也自先王克謹天戒至不及時

者殺無赦皆仲康所以命胤侯之辭也或者乃謂今所言聖仲康不足以當之遂以為此非指言仲康然以其辭考之其稱先王必非堯舜指禹而言也蓋堯舜皆異代非其祖必禹之子孫然後可以稱禹為先王也自仲康之前可以稱禹為先王者啓與太康也胤侯方奉王命以征下國而遠取啓太康之言以告於衆豈知務者哉由是以論胤侯告衆之初言聖有謨訓者若曰天子有詔也明徵定保者可以依據而

行也明其證而不昧定其保而不移既非予之專征又非汝之專殺聖之謨訓其重若此斯所謂奉將天罰而欽承天子威命也脅侯之衆其有懷貳而不用命者乎然則胥侯奉揚之際以聖歸于天子固人臣之常理非過論也而所謂仲康者於肇位之初能為是舉而又能使其下虔恭奉命如此雖欲不居其聖得乎

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先王之世豈無天變必有日官深推而預告之於是君不舉辟移時大臣引咎歸己以彰其譴抑百官降物修省以輔其不逮故禍亂不作而君道愈明猶以為未也每歲履端使遒人之官徇木鐸于路木主仁而聲發揚宣羣下而使之言又所以預防其闕失而陰弭其災沴也故雖官師之卑百工之賤皆得盡其

規諫一或不然刑之而使恭厥職今也羲和失預告之規使上昧天戒而下失常憲廢職甚矣仲康能因天變追悔不行先王之法究其所以然皆由于羲和之湎淫將數其罪以正先王之誅得不以是陳之於前乎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

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仲康既叙先王之法於前此復數羲和之惡陳古義以刺今聖人立言之法也夫人臣守道不如守官君子所居一日必葺知此故能一德以尊君罔敢湎于酒惟時羲和以德則顛覆以酒則沈亂畔官離次遐棄厥司擅去天子之庭而荒于厥邑使歲月日時之紀紊亂而不明故曰俶擾天紀俶者始也蓋自堯之歴象舜之璿璣羲和有官世得其人至是而始擾之

也日月相會謂之辰十有二辰所以合朔也夏正季秋日月會于大火大火則房也日月弗集于房則日有食之可知矣羲和昏迷遂失其次既罔聞知不能弭變於未然及其修救瞽矇奏鼓嗇夫車馬以馳庶人徒跣以走而羲和頽然在邑此豈可恕也哉政典者夏之條章也祖宗所建仲康不得而私故曰先王之誅先時者億而不中不及時者過而後知皆當時之失實罪所在不赦廟謨若此羲和其可逃誅耶然

則仲康之謨訓可謂坦然明白胤侯於是可舉而行
矣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
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
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
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六師之衆有士有卒胤侯帥衆以同力王室而皆謂
之士士卒同也又曰尚弼予欽奉天子威命者勉之

也觀羲和之罪非止廢時亂日也既有脅從之人又有舊染之俗其惡可知矣然而仲康獨指不謹天戒者言之以其獲罪於人不若獲罪於天之大也蓋夏之子孫知先王所重者在歷數每勤於此故夏書四篇一以威侮怠棄而獲罪一以廢時亂日而徂征則夏之有天下其謹於天戒者非一日也吾先聖對弟子為邦之問必以行夏之時為先者豈獨以寅正為貴亦以累世致意于此必無差忒故可行也今胤侯

能體王意告衆之言何其反復丁寧之切至也其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者言兵猶火也火之弗戢玉石俱焚今為天吏固可以殺人矣若逸德而使賢愚俱被其害則其威焰豈不猛于火乎此戒衆士不可以多殺也然又慮衆士因其言不果于殺而敗吾事也故復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夫威之與愛可以相有而不可以相無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愛重於威可也天下有事則

用之于戰勝威重於愛可也茍惟臨戎而逸德則原野厭肉川谷流血不幾於長平之戰乎茍惟臨戎而威不克愛則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不幾於宋襄之敗乎然則始而褒之勉之中而反復丁寧之卒而覬其懲戒之期於允濟而已不敢傷吾君之仁亦不敢廢吾君之義也嗚呼此其所以為三代之將乎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契之父帝嚳當都亳矣契為堯司徒當百姓不親五

品不遜之時乃能敬敷五教使亘千萬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德盛矣天之報施不在其身子孫當如何哉故十四世而有成湯已七遷其國矣至是始自商丘修先王之盛德求先王之故都而居焉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嘉之也帝告釐沃之書亡矣想其稱述風俗之美猶有帝嚳之遺風焉後世有盤庚者復修其德雖五遷而民怨猶奮不顧以絶河得成湯尊祖之意也然嚳帝也而謂之先王何哉禮運曰昔

者先王未有宫室然則以帝爲王固後世立言者以爲天子之通稱湯既爲王商之先祖皆可以稱先王也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王制曰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黜以爵葛雖不祀湯非其君何爲而遽征之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湯之征葛意者請命於君而爲是舉也或曰

使其有命序書者必言之今此不言非王命也然胤征嘗曰承王命徂征而其序則曰胤往征之孰謂湯征而非此之比乎王制又曰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湯征諸侯決有所本抑此書既亡無與証者惜哉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傳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嗚呼他書固不可無汝鳩汝

方之書尤不可無也汝鳩汝方之書無萬世之下成湯伊尹皆不得為純臣是可惜也自古人臣抱負器業孰不欲堯舜其君方尹窮處其心未嘗一日不在桀是故湯以幣聘乃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其意以謂若桀之幣則受之矣桀既無心尹亦絶意而湯也其心愈堅其禮愈至乃使幡然而改其曰幡然豈非移所以望桀者望湯乎又豈非移所以許桀者許湯乎及是時尹有湯而已然而湯之心則不然葢知

賢才而舉之舉而貢於王諸侯職也茍吾王因是而治則諸侯之責塞矣當尹去亳適夏之時想湯所以勉勵之言資送之禮必具載於汝鳩汝方之書即其事想其書雖尹十往返而湯之心猶未厭也既醜有夏復歸于亳是桀已惡尹而尹已恥立乎其朝矣於是而復遣焉尹不膏夏氏之斧鉞則尋莘野之耒耜爾其五就而止豈湯之得已哉使湯得尹而不致之桀留為取夏之資是特後世三國之君用心耳湯豈

為之哉使尹居湯之國數畔而去之是曾後世管晏狐趙之不若也尹豈為之哉孟子方敘尹德故止言五就之勤而不及湯為天子得賢之意遂使後世之士綴文為贊亦曰夏商其心則其去就在尹而不在湯矣湯所以拳拳事桀之義安在哉嗚呼此汝鳩汝方之書亡所以為可惜也

